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红与黑

[法] 司汤达 原著

母国政 缩写

华夏出版社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 原著
母国政 缩写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 (法)司汤达著;毋国政缩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5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2989-5

I. ①红… II. ①司… ②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9030号

责任编辑:赵晓燕 许 婷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30·988 1/32开本 10印张 153千字 2插页

2003年5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2.00元

李校哲书凡印刷、装订错误,请及时与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品内容简介

于连·索黑尔是小城维立叶尔一个锯木匠的儿子，漂亮、聪明，喜欢读书并有超人的记忆力。他厌恶贫穷的生活，野心勃勃。他崇拜拿破仑，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但在封建王朝复辟时期，他又苦学拉丁文并背诵《圣经》，想通过教会实现自己的野心。正是他这方面的才能，使他成为德·瑞那市长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强烈的自尊使他不甘忍受屈辱，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引诱了美丽、善良、单纯的德·瑞那夫人，后来他们竟真挚地相爱了。好景不长，一封寄给市长的匿名信，迫使于连离开小城，进了贝尚松神学院。院长彼拉神父欣赏于连的才能，在于连被教会内部斗争排挤出神学院时，他将他带到巴黎，介绍给权倾朝野的德·拉·木尔侯爵做秘书。侯爵小姐玛特儿专横任性，被于连高傲的个性所吸引，于连也为她的美貌所倾倒，但高贵的玛特儿喜怒无常，使于连苦恼万分，后来他在一位俄国王子的帮助下，用计谋占有了玛特儿。正

当他们为能合法结婚而同侯爵针锋相对地斗争时，德·瑞那夫人在忏悔神父的威逼下，给侯爵写了一封中伤于连的信，使于连的锦绣前程彻底毁灭了。于连回到维立叶尔，向他挚爱的德·瑞那夫人开枪报复。在法庭上，他不计后果地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站在平民的立场猛烈抨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丑恶。他被判处死刑，而且拒绝玛特儿的援救，绝不上诉。

目 录

作品内容提要	1
1. 家庭教师	1
2. 德·瑞那夫人	10
3. 小风波	28
4. 策略	39
5. 疑虑	46
6. 上帝的惩罚	54
7. 匿名信	60
8. 德·瑞那夫人的胜利	67
9. 离别	79
10. 初到神学院	93
11. 神学院的生活	102
12. 圣体瞻礼中的意外	110
13. 神学院院长	115
14. 旧梦重温	129
15. 初见侯爵	142
16. 决斗	151

17.	风湿症·····	158
18.	舞会·····	166
19.	玛嘉锐特皇后·····	173
20.	少女的王国·····	181
21.	意想不到的信件·····	188
22.	午夜一点钟·····	198
23.	占剑·····	207
24.	滑稽歌剧·····	216
25.	秘密使命·····	227
26.	柯哈莎夫王子·····	237
27.	使她恐惧·····	248
28.	父与女·····	260
29.	突来风雨·····	273
30.	碉堡内外·····	283
31.	平静·····	292
32.	审判·····	299
33.	头颅落地·····	307

1 家庭教师

小城维立叶尔可算是法朗士——孔德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了。红色尖顶的白色房屋，疏疏密密地坐落在向阳的山坡上，被一排排茁壮的栗树掩映着。杜伯河在山坡下奔流，由于这丰沛的水力资源，维立叶尔市建起了无数间小锯木厂，加上这里生产著名的缪鲁士花布，所以自拿破仑失败后，这座小城便渐渐繁荣富足起来了。

于连·索黑尔的父亲，是维立叶尔众多的锯木厂厂主之一，是个粗暴贪鄙的小人。于连自小生得文弱，稍大以后，不能像他的两个哥哥在锯木厂中帮助家中干活，因此成了他父亲的眼中钉，挨打挨骂如同家常便饭。父亲的拳头，常常打得他头晕目眩，鲜血直流。他少年时代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屈辱。

幸运的是，他深得当地一位退役老军医的宠爱。如果说老军医对他的爱心，使他得以逃脱父亲凶狠的老拳，摆脱了锯木匠家的穷困，树立了最初的信仰，从而走向新的生活，那是毫不过分的。

老军医参加过拿破仑在意大利所有的战役，据说还攻击王室，是个自由党人。为了让于连能有时间跟他学习拉丁文和历史，他像是雇用了于连，付给老

索黑尔整天的工钱。在他临死时，他把自己的嘉禾勋章和三四本书，都赠给了于连。在这些书中，于连最喜爱的是卢梭的《忏悔录》、拿破仑的《出征公报节略》和拿破仑口述的《圣爱伦回忆录》。他将这三本书视为珍贵的经典，他的心整个投入了，为了书中的教诲，他可以赴汤蹈火，即便失去生命，也心甘情愿。

他小的时候，曾经见过龙骧队的骑兵路过他的家乡，骑兵身上那白色的长袍，银色的头盔以及垂在身后的长而黑的鬃毛，都使他发狂；后来，老军医给他讲述的拿破仑的战斗故事，又使他热血沸腾；拿破仑的辉煌，已经招引他小小的心热望将来投身军界。

但是，几年之后，维立叶尔修建了一座教堂，那华丽壮观的建筑使小城的人大开眼界，于连更是惊叹不已。特别是，为了这座教堂，当地很有威望的裁判官和年轻的神父打了一场官司，经历了许多风波，结果裁判官竟几乎失去乌纱帽！难道裁判官不如一个年轻的神父有权势？不，只因年轻的神父常去贝尚松省朝见主教大人，主教大人是他的后盾。这件事给于连的印象太深刻了。

他不再提拿破仑的名字，他要当神父。他手不释卷，刻苦地学习拉丁文，一本《圣经》竟能倒背如流。当地的老教士西朗神父十分惊讶，对于连另眼相看，宁肯放弃睡眠，一夜一夜地教他学习神学。在西朗神父面前，于连做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模样，俨然是天主

最忠实的信徒，可谁知道，他灵魂里深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发财！哪怕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要发财！他眼见四十岁左右的神父们，每年薪俸高达十万法郎，是当年拿破仑手下名将收入的三倍，他怎能不见异思迁呢！入伍和当神父只是途径不同，目标却是一个。

他十八岁的时候，生活道路上出现了转机。维立叶尔市市长德·瑞那先生为了要挫败暴发户贫民寄养所所长哇列诺先生的骄傲，决定以每年三百法郎的薪金聘请于连做他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教授拉丁文，以显示他的高贵。

当于连的父亲将这个信息告诉他时，他非常气恼，因为在他看来，家庭教师不过是富人家中的奴仆——和奴仆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对他是莫大的羞辱！但是，在老索黑尔粗蛮的驱赶下，他不得不夹着个小小的包裹，怯怯地走向市长的宅第。

是老军医给他讲战斗故事时不断重复的口头语：“投军去！”唤起了他的英雄气概，使他挺直了脊梁，加快了脚步。但是，当他看见德·瑞那先生的住宅时，怯懦又一次缠住了他的心。住宅外面，围着一道铁栅栏，大门也是铁的，在于连眼里，这是何等的不同寻常！他的脚下越发慌乱。

他面对铁门，不敢抬手去按门铃，正当这时，耳边响起温柔轻快的问话声：“孩子，你来这儿有事吗？”

他吓得发抖，很快地转过脸来。面前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她那双温柔的眼睛将他紧紧吸引住了。他更惊讶她的美丽。他忘记了羞怯，甚至忘记了来这儿的目的。直到那位美丽的女人将问话又重复了一次，他才回答：“夫人，我是来做家庭教师的。”

这个女人正是德·瑞那夫人。她看到这个乡下青年的窘态，禁不住笑了，像少女似的充满了真诚的欢乐。自从她的丈夫德·瑞那先生跟她谈起要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的事，她心里增添了多少忧虑！那个会拉丁文的乡下人，一定蓬头垢面，穿着又肮脏又褴褛的衣裳，说不定还会打骂她的孩子。现在，他站在面前了：穿着雪白的衬衫，十分清洁，面容苍白，眼睛温柔动人。在她充满幻想的心灵里，竟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他是一个假扮男装的少女吧？

“先生，你真的懂拉丁文吗？”

“先生”二字使于连大出意料。有生以来，他从未见过一个女人衣着这样漂亮考究，脸庞又如此秀丽，而这位女士竟甜蜜地称他为“先生”！他受宠若惊。

“是的，夫人。”

“你会骂我的孩子们吗？”

“骂他们？为什么？”

“这么说，你会好好地待他们？答应我，好好地待他们！”

德·瑞那夫人异常快活。在她平静的生活中，孩子们是她心中的大事，一向由她自己照管。她害怕新

来的教师太威严太厉害，让她的孩子受委屈，而于连却像少女般的怯懦、妩媚，这真令她高兴。她竟不由自主地又问一次：“先生，你真懂拉丁文？真的吗？”

于连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刻钟以来，他未曾见过的美丽温柔的夫人、壮观的宅院、华丽的客厅，都使他如在梦中。听了这句话，他从梦中醒来。他极力摆出一副冷酷的神态：“是的，夫人，我懂拉丁文，而且不比教士差。他很谦逊，有时称赞我，说我比他强呢！”

德·瑞那夫人发现他脸色不对，走近他身边，轻声说：

“你不会打他们，即使他们没有学好功课。对吧？”

这几乎是恳求。于连闻到了德·瑞那夫人身上的香味。对一个乡下人说来，这是怎样的感受啊！他脸红了，不由自主地叹口气，声音也微弱下来：“别担心，夫人。我会服从你的。”

“我的大儿子十一岁，”德·瑞那夫人的心绪，全然平静了，“他可以做你的朋友呢！他是个讲理的孩子。有一次他父亲只轻轻地打他一下，他就病了一个礼拜。”

于连心想：“昨天父亲还打过我！和有钱人家的孩子相比，差别多大呀！”他说：

“夫人，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陌生人家，我很害怕。我请求你的保护！我没进过学校，家里

太穷了，我的人格是好的，我永远不会有坏念头。”

说完这番话，于连觉得心里轻松了，他甚至能仔细端详德·瑞那夫人的容貌了。这个女人风韵天成，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成分，纯真得像一个二十岁的少女。他忽然想去吻她的手，又有些害怕。他想到：“我是个低能儿吗？不中用到这种地步？连一个会对我有益的动作也不敢做！吻她的手，可能会减少她心中对我的轻蔑。”近几个月，他去教堂时，不时听到姑娘们称他是“美男子”，这给他增加了勇气。他听见德·瑞那夫人似乎仍在谈论有关她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他脸色苍白，尽力克制自己，讷讷说道：“我对天发誓，夫人，我不会打你的孩子！”说着，他大胆地拿起德·瑞那夫人的手，送到唇边。

德·瑞那夫人大吃一惊。这时正值盛暑，她的手臂赤裸裸的，只有薄薄的纱巾遮盖着，当于连将她的手举到唇边时，可以看见她赤裸的胳膊。她早就应该生气，现在太晚了！

德·瑞那先生听到他们的谈话声，摆着长官的架子，从工作室走出来，对于连说：“在孩子们没见到你之前，我要和你谈谈。”

这位市长先生头发斑白，前额宽大，相貌端正，从他那副志得意满的神态里，令人不难看出他胸襟的狭隘、智慧的稀少。有人断言，他的才能仅限于及时地收讨欠债，至于他欠别人的，则归还越迟越好。早年间，他用自己规模很大的制钉厂赚来

的利润，盖起这座堂皇的住宅。但自一八一五年以后，他便讳谈自己是工业家了，因为他当上了维立叶尔市的市长。

他领于连走进另一间屋子，关上房门，自己坐在一张靠背椅上，非常庄严：“教士先生说你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我们都会尊重你的。如果你干得好，将来会得到我慷慨的帮助。从今以后，你不要和你家里人以及你的朋友会面，因为他们不适合我的孩子们。”

他将第一个月的薪俸三十六法郎给了于连，转身问他的夫人：“仆人们见过他了吗？”

“还没见过。”

“太好了！请你先穿上这件吧。”他把自己的一件燕尾服递给于连，“你身上的短衫，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现在我们到服装店去，让他们重新装扮你。”

一个小时后，于连穿了一身黑衣，面目一新。他快乐得像个孩子。到德·瑞那先生家才两三个小时，可就像过了几年一样，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知道自己有些得意忘形，便说：“先生，穿上这身新衣裳，我有些不习惯。如果可以，我想到我的房间去。”

“你觉得这位新来的教师怎么样？”在于连到给他安排的房间去了以后，德·瑞那先生问他的夫人。

德·瑞那夫人自己也不明白是出于何种动机，她隐瞒了自己对于连的真实感受：“见了这个乡下

人，我一点儿也不像你那么高兴。你越尊敬他，他越傲慢无理。看吧，不出一个月，你就不得不撵走他。”

“撵走他，我不过损失百十个法郎，但维立叶尔的居民们都已经知道德·瑞那先生的少爷们有一位家庭教师。这是很值得的。”

于连被介绍给他的学生们。在他向三个孩子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后，他说：“我想你们都知道什么是背书吧？以后我要常常让你们背诵功课。现在，请先考查我是怎样背诵的吧。”他将一本《圣经》交给德·瑞那先生的长子，“请你随意掀开一页，告诉我其中任何一行起头儿的一个字，我就可以背诵下去，直到你叫我停止。”

孩子翻开书本，随口念出一个字，于连便接着背诵下去，流利熟练，像说法语一样轻松。德·瑞那先生又得意，又惊惶，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一会儿女婢和厨娘也都挤到客厅门口了。厨娘大声说：“我的天主，这小教士多漂亮！”

德·瑞那先生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他忘记了考查于连学问的深浅，只想从记忆中搜寻出几个拉丁字，以显示自己对拉丁文并非一无所知。终于他念出了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行诗。但孩子们并不理会他，他们的小心眼儿里只有于连，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于连身上。

令德·瑞那先生得意非凡的是，于连背诵《圣经》时，恰逢暴发户贫民寄养所所长哇列

诺先生来访，接着本专区区长也来拜访，他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家庭教师介绍给他们，并且称于连为“先生”。

当天晚上，市长先生的亲朋好友，争先恐后地来市长家里观看这个奇迹。

于连的名声，在维立叶尔很快地传播开了。几天之后，德·瑞那先生担心有人会把于连抢走，他要求于连跟他签定两年的聘约。于连冷淡地谢绝了，他认为聘约只能约束他而不能约束德·瑞那先生，这是不公平的。

于连很懂得接人待物，方方面面他都应付得很好。当然，对拿破仑的崇拜，他再也不敢提起了。

2 德·瑞那夫人

于连是个很好的家庭教师，孩子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喜欢他。但在市长家中，他却感到一种置身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很难说清。有几次，德·瑞那先生举行盛大的晚宴，他心里都涌动着一股仇恨的情绪，他极力克制，才掩饰过去。在圣路易节的晚宴上，粗俗的哇列诺先生成了中心人物，于连大为气愤，他逃到花园里，咒骂道：“哇列诺当了贫民寄养所所长后，他的家产猛增了两倍三倍之多，这是有目共睹的贪污！他赚钱都赚到孤儿弃婴身上了，真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这种仇恨情绪还针对德·瑞那夫人，因为德·瑞那夫人异常美丽。他既倾慕，他也仇恨。他觉得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航道上的一座暗礁，说不定何时会让他遭遇灭顶之灾。他努力克制自己，尽量不同她说话，少和她说话，以期让她忘记初次见面时他吻手的热情。

德·瑞那夫人却暗暗关怀着他。她从使女口中得知于连的衣物极少，不得不到外面找人快快洗好脱下的衣裳，否则就没有更换的。她的慈善，促使她要送给于连一些小礼物，但又不敢，这使她非常痛